操作融贯性理论：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实在论路径

Operational Coherence Theory: A Pragmatic Realism Approach to Reviving Classical Pragmatism

张毓芳妃 /ZHANG Yufangfei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摘　要：古典实用主义让我们开始关注“实践”的意义，以布兰顿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为实践性的路线铺设了得以概念化论证的轨道，却与真实世界拉开了距离。张夏硕新近提出的实用主义实在论有助于我们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的有益主张，重审科学的客观性维度。其核心主张是用操作融贯性理论取代真理符合论，将哲学辩论与科学探究从符合真理转向操作实践，带我们重回生活世界。但对于操作融贯性理论的现有阐释还不充分，科学实践哲学与现象学等均可有益地拓宽实用主义实在论发展路径，为其赋予规范性的约束与具体细节的补充。

关键词：操作融贯性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实在论

Abstract: Classical pragmatism makes us star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aning of “practice”, while the new pragmatism represented by Brandon lays the track for the practical route to be conceptually demonstrated, but distanced from the real world. The pragmatic realism proposed by Hasok Chang is helpful for us to revive the beneficial propositions of classical pragmatism and reexamine the objectivity dimension of science. Its core proposition is to replace the theory of truth coincidence with the theory of operational coherence, to turn philosophical debate and scientific inquiry from truth coincidence to operational practice, and to bring us back to the life world. However, the exist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f operational coherence is not sufficient.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phenomenology can be beneficial to broade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actical realism, and provide it with normative constraints and specific details.

Key Words: Operational coherence; Pragmatism; Pragmatic Realism

中图分类号：B087; N03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08.005

一、新实用主义的理论主题及其局限

1. 新实用主义的理论主题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术界就开始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复兴工作，其中以罗蒂（Richard Rorty）、布兰顿（Robert Brandom）等人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在近些年越来越显示出世界性的深远影响[①]。

新实用主义者的突出特征即重视语言。罗蒂在分析哲学中唤起了对实用主义的真正关注，但不同于古典实用主义，他继承了语言转向的遗产，曾明确指出“我们新实用主义者不再像老实用主义者那样，谈论经验、心灵或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智能时代的具身性科学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2CZX024）。
收稿日期：2023年6月27日
作者简介：张毓芳妃（1992–）女，吉林吉林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实践哲学。Email: 1095949508@qq.com

①在新实用主义家族的主要成员中，罗蒂和布兰顿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接受“实用主义者”头衔且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识，而是用谈论语言取而代之。”[1]且在罗蒂看来，语言是内部融贯自足的，语义源于语言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协商。世界本身不说话，只起因果刺激的作用，激发人们对信念之网进行语言编织。

布兰顿作为罗蒂的学生，将罗蒂对语言的强调以一种精致的方式发展至极致。“他批评古典实用主义仅根据实践的‘做’来理解意义，缺乏将实践层次的内隐规范清晰‘说’出来的方法。”[2]如此一来，“实践”就会成为一个包容和解释一切的空泛概念，成为一切问题的虚假避难所。[3]为了规避模糊性，布兰顿尝试用推论主义方法对语言实践的内隐规范进行剖析，将推论主义语义学奠基在规范语用学的基础上。[4]对布兰顿而言，知识的确定性与所谓的行动规范皆来源于共同体的共识，即语言实践中概念之间的恰当联系，而非所谓的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的相符。[5]

2. 新实用主义的局限性浅析

古典实用主义的诸多代表人物虽然各自的理论主张有较大差异，但它们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都强调“有厚度”的经验。

新实用主义融合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尝试，增强了分析的精确性，却相应地削弱了实践语境的厚度。尽管罗蒂将语言视作一种实践性的工具，试图取代过去表象主义的解读方式，但当他在强调语言的自我融贯时，就不自觉地回到了语言分析的传统认识论道路，将语言与世界分割。布兰顿尝试用语义的表征代替对世界的直接表征，进一步割裂了语言与世界的直接联系。且他们所追求的话语实践更多的是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规范，并未体现客观世界对思想的制约。

古典实用主义让我们开始关注“实践”的意义，以布兰顿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为实践性的路线铺设了得以概念化论证的轨道，却与真实世界拉开了距离，而张夏硕（Hasok Chang）新近提出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则有助于我们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的意旨，在知识作为能力而不是信息的主张中，形塑操作融贯性的内涵，重审科学的客观性维度，真正发挥科学的实践效益。

二、秉持操作融贯性理论的实用主义实在论

在科学哲学中，“通常科学实在主义指的是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必须表达出有关自然最基本问题的最终答案的某个版本。”（[6]，p.2）然而对于终极真理的寻求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实用主义自产生以来，便用对经验的关注取缔了传统哲学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张夏硕在古典实用主义的滋养下，在托雷蒂（Roberto Torretti）、基切尔（Philip Kitcher）等人的影响下，着力提出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实在论，它接近于“一种可以由真正的人在真正的情况下用我们实际拥有的工具追求的科学哲学”。[7]

1. 操作融贯性理论

为了让我们关于科学知识的哲学观更加贴近现实，我们需要采取的最基本步骤就是思考我们在科学探究中实际所做的事情。不同于符合论强调的真理是对应问题的传统思想，张夏硕深受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等人操作主义哲学的启发，认为“分析成行动或事件比分析成物体或实体更好，因为前者更能带领我们前进。”[8]故而张夏硕采取了一种以操作融贯性理论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实在论视角，去考察生成科学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真伪，这将更有利于指导科学实践的发展。

（1）一种新客观主义

古典实用主义者皮尔士一早就对我们进行探究所依据的实际基础并不完全牢固这一事实有一个奇妙的描述：“探究并不是站在事实的基石上。它是在沼泽地上行走，只能说，这地方暂时还可以。”[9]

张夏硕充分肯定了古典实用主义者对必然性科学的拒斥，并进一步阐明了其超越抽象客观性的新客观主义思想，强调指出，“现实是被思维框定的而不是被思维控制的”。（[6]，p.124）以星座为例：当我们幻想地把某一群恒星连接起来，并将其命名为“猎户座”或“北斗星”时，我们无法规定100万年后，当这些

恒星各自移动时，这群恒星的形状会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即使星座显然是一个心智框架的实体，它也并不是受心智控制的。（[6]，p.125）科学真理亦是如此，是有限的认知者框定的暂时符合需要的理论框架。故而，科学真理更应像生活中的其它美德，如美、善一样，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尽善尽美，也不应对真理给予绝对性的苛求。

当然了，现实可被思维框定，但绝非随心所欲地框定，自由和选择并不意味着武断。我们无法构造一个“方形的圆”，甚至无法在头脑中将其想象出来。于张夏硕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命题是真实的，是因为它促进了融贯的活动。”（[6]，p.186）融贯性指的是导致成功实现目标的一系列行为（心理或物理操作）的和谐结合，而不仅仅是逻辑一致性或一组命题之间的任何其它推论关系。融贯性可以表现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比如赶走蚊子或爬山时身体动作和物质条件的正确协调，也可以表现在一些复杂的事情上，比如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操作中成功地整合了一系列物质技术和各种抽象理论。[10]

秉持可接受性科学的新客观主义追求的是操作上的融贯，而不是通往不可达“真实世界”的对应关系。张夏硕据此旨在使科学哲学从与生活实践无关的概念辩护中挣脱出来，将探究的精力和才能更果断地引导到使生活过好、将事情做好的方向上。

（2）积极规范认知多元主义（active normative epistemic pluralism）

真理是操作融贯的，但操作融贯就意味着认知正确吗？人们似乎也可以依靠一些错误的认知从事操作融贯的活动。就比如我们假设地球是平的，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许多相当融贯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是平的，只能说明地球的局部平坦是足够正确的。操作融贯只能表明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真理的范围始终是有限的。张夏硕充分肯定了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等人阐释的世界斑杂性理论，强调各种定律都有各自适用的局域。“这就像老虎和鲨鱼之间的斗争，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另一领域却无能为力。”（[6]，p.194）

并且，即使面对同一领域、同一现象，亦会存在操作融贯但彼此竞争的理论表征，“科学对实在的认识不存在唯一的知识架构。”[11]这恰恰说明了自然对象与主体人的复杂及多样。就像燃素理论与氧化理论都有它的正确方面，都可促成一系列融贯的活动。且不同形式的阐释不一定会彼此矛盾，甚至可以相互补充和支持，共同扭成一股真理之绳。比如宇宙加速膨胀理论就是由两个独立的团队分别采取完全不同的测量手段和表征方式达至的双重证成。[12]当几个不同的测量程序得出各自可靠的结果，一致认为宇宙在加速膨胀时，稳定的一致性声明随之而来。

张夏硕给出的多元主义答案是，我们不需要以只保留一种而消灭另一种的方式在两种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可以保留多种描述，只要每一种都能促进融贯的活动。物理学的实际历史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如量子物理学家学会了与波粒二象性共存。多种描述不一定会造成矛盾，这就像是著名的鸭兔图，到底它是鸭子还是兔子取决于我们的视角，而并无对错之分。如果不可能对同一物体采取其他视角，那么对一个物体的视角就不是一个视角。“客观是与视角相对立的”。[13]

张夏硕对科学所采取的积极规范认知多元主义的态度，将人们的目光从对自然的本体论关注，转向对知识获取的方式上。旨在改变不健康的确定性科学探究，积极培养多元的科学体系。这就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有助于促进科研系统的稳定及可持续①。

（3）区别于相对主义

基于操作融贯性的真理判别，我们看到关于同一主题领域可以存在多个真理。但正如库恩的范式间不可通约性学说所表达的，互相竞争的理论往往采用非常不同的概念集。除非假

①参见清华大学王巍教授2022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线上讲座《张夏硕科史哲思想评析》。

定每个理论的完美，否则多样性并不会受到威胁，各有实际应用范围的理论间并不会针锋相对地直接相互矛盾。

用张夏硕的话说，“真理的多重性和非绝对性并不等于一种粗糙或极端形式的相对主义。我们没有理由去害怕这种被思维框定却又不受思维控制的真相的多样性。”（[6]，p.173）

认知多元主义并没有放弃判断和承诺，因而它既不是“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亦不是蕴含独断论的基础主义。古德曼的观察是正确的：“多元主义者，远不是反科学的，而是接受科学的全部价值。”[14]使科学在实践中变得有意义且可实现。

2. 实用主义实在论

实用主义实在论是张夏硕试图将现实主义辩论从真理转向实践的尝试，他用基于行动的方案替代了常见的基于命题的框架，将“操作融贯性”引入作为具有证明价值的术语来指导实践。

（1）实体具有不同的类型

在张夏硕看来，实体的真实不仅源于哈金（Ian Hacking）所述可以被操纵或干涉，更在于可以促成融贯的活动。但具有操作融贯性的虚构实体也拥有实在性吗？人们在科学研究中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区分不同类型的实体可以化解荒谬感。就像是数学中的很多概念，如虚数等，并不具有对应的物质实体，但由于可以促成融贯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亦具有形式现实性。承认存在不同类型的实体，可以冲破过往反现实主义对某些类型知识产生的禁令。这就像是传说中的大力神之柱（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两侧的海角）上有“Non plus ultra”（不超越）的铭文，将船只限制在地中海，远离大西洋的未知危险。在反现实主义的科学观点中，经常有类似的禁令，这相当于以各种方式阻碍探索之路。（[6]，p.248）在科研活动中，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理论亦会产生诸多有价值的结果。知识可以可靠地扩展到不可观察的领域，这是科学的工作，而不是将其对真理的追求限制在可视的范围内。

（2）以行动目标为导向

与扶手椅上的扩展推理完全不同，实用主义实在论不是从成功中推断真理，而是在实现各种目标的过程中追求成功，并在努力的过程中被引导到各种真理。实用主义实在论理论提供的是我们如何理解真理的意义的转变，而不仅仅是一套判断真理的新标准。

作为一种以系统性的实践目标为导向的哲学，实用主义实在论旨在指导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从现实中学习。行动目标导向有两个维度。首先，所有实用主义者都会同意，我们应该关注知识的实际后果。更根本的是，我们需要在行动领域中理解知识的本质，以及探究本身和探究目的。这就与纯粹的无目的的身体运动区分开来。张夏硕强调我们需要从行动的角度对认知实践进行实用主义的阐释：去探寻，为了获得知识、测试知识、改进知识和使用知识，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组织和支持我们参与的这种认知行动？行动的结果又是什么？（[6]，p.253）

3. 融贯论与实用主义的实践式结合

认识主体是如何接受一个事实为真的？学界一般有三种确证模式。[11]一是强调理论与真实情况相对应的符合论；二是主张陈述体系内部自洽的融贯论；三是支持理论作为工具对事物具有证成作用的实用主义。张夏硕的实用主义实在论是科学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又具有独特的融贯自洽性和实用主义旨韵。

基切尔的“真实实在论”（real realism）也试图将现实主义推理建立在对实际可接触对象的认识之上。[15]但张夏硕的观点与基切尔又有着不同。虽然基切尔承认对应不是对应于难以接近的本体实在，但他确实保留了经验真理始终是对应问题的传统思想。因此，关于我们不能直接接触到的对象的真理就只能以对应的概念为模型，并且必须作为假设来对待。在张夏硕看来，这会限制实践的发展。对应真理应该被视作次要真理来对待，因为它只有在符合对应关系时才有意义，最终在对应链中必须依赖一些主要真理。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在经验领域中唯一可以依赖的主要真理就是操作融贯

性的真理。（[6]，p.223）故而于张夏硕而言，让基于操作融贯性的真理发挥作用会更有成效。

操作融贯性理论不同于符合论，认为真理就是命题与现实某一方面的对应或一致。亦不同于传统融贯论对陈述间自洽的强调，张夏硕指出寻求真理要通过操作实践的融贯统一，而不能仅仅依靠断言、自洽和逻辑推理。操作融贯性的真理是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概念——不仅关注我们信念的实际后果，而且让我们的思想完全植根于经验。由此，认知主体、对象及情境都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情境下的认知主体或群体。科学发现也不再是必然的，而是可接受的。

三、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的价值旨归

张夏硕建议以古典实用主义的方式重新构思科学哲学的基本话语，而不是将实用主义完全搁置。在张夏硕看来，像实用主义这样强有力的词汇不应该留给那些会把它们用在无益之处的人。“做一个极端的类比：如果当权者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犯下暴行，我们其他人退缩并停止坚持法治和有序社会，这不是正确的反应。正确的回应是收回这些术语，并使用它们来指定值得用这些尊敬的词语来描述的行为和情况。”（[6]，p.205）

1. 认知迭代模型促成自我完善的进步

传统科学珍视的近似真理的观念，只是一种回顾性的合理化，无法成为科学进步的驱动力。延续古典实用主义现实观的操作融贯性理论更适合鼓励知识的增长，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阐明认识进步可以采取的各种形式。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新的实体，并通过在其基础上成功地策划一系列融贯的活动来了解它的现实，并通过努力加强这些活动的融贯性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尝试在新领域中设计融贯的活动，来了解实体在其他领域中是否真实。

张夏硕的实用主义实在论为我们提供了判定真理的标准，及对真理的多元性解读。“有了积极规范认知多元主义，我们可以再一次把科学的进步理解为积累：不是简单的不可改变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一般理论将由此形成）的积累，而是各种局部有效的实践体系的积累，这些实践体系以某种方式继续取得成功。”（[6]，p.235）即在张夏硕看来，科学进步绝不是像“乐高主义①”者主张的，由不可变单元堆积组装而成，而是通过认知迭代的模式演进的。

张夏硕提出的认知迭代模型是经验探索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征，其具有丰富和自我纠正两种迭代形式。即使在科学领域，科学家们通常也不会彻底抛弃过往有用的理论，而是倾向于保留以前成功的实践系统，保留它们仍然擅长的部分。通过丰富新的内容和形式，使旧系统提高精度及应用范围；通过自我修正，使系统得到优化式的改进。知识的连续阶段由此被突显出来，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以加强某些认知目标的实现。

基于不完美理论起点的探究亦可导致自我完善的进步，至少在某些时候，后来的发展可以纠正和完善早期所作的预设。张夏硕已经在温度和物理科学的其他各种概念中详细讨论了这个过程。以眼镜做隐喻更易理解。不戴眼镜，我看不太清楚小的东西。如果我不拿起眼镜检查，我可能看不到镜片上细小的划痕。我的眼镜可以给我一个比不戴眼镜更精细的视角。但是我怎么能相信通过有缺陷的眼镜得到的形象呢？首先，我的信心来自于图像本身的清晰和敏锐，而不管它是如何获得的（我也可以通过眯眼的方式获得）。这让我有理由暂时接受，我在眼镜上看到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不会影响图像的质量。但有时这些缺陷当然会影响我所看到的。当我确定镜片中间有污迹，我就知道应该如何修正我戴着眼镜所看到的影像，包括

① “乐高主义”是广义的组合主义，张夏硕避免使用“原子论”这一术语，因为我们在现代科学中所说的“原子”是易碎的和可变的——不是很“原子论”。

镜片本身。（[6]，p.241）

且认知迭代模型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实验科学中的证据产生。如古拉尔（Genco Guralp）、马瓦斯（Omar EI Mawas）等人用认知迭代模型对宇宙加速膨胀理论提出的科学证据做了历史分析，并强调指出证据的可信度并不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测量，相反，是基于许多个别结果的“强有力的一致性”。[16]，[17]

2. 操作融贯活动助益科学实践的发展

相较于新实用主义对语言解释的强调，张夏硕明确指出，他希望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哲学，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做事，而不仅仅是我们的话是什么意思”。（[18]，p.12）并且张夏硕追求的并不是一个甚至可能不存在的规范真理，他赞同詹姆斯的观点“真理是权宜之计”，[19]是在面对现实时允许成功的经验。对于张夏硕来说，古典实用主义的下一步是发展一种目的明确的学习方法，而自己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就是实用主义方法的发展。（[18],p.15）

哈金等人对实在知识直接干预的评判标准，即使对于古典实用主义者来说也太过严苛。因为有很多现实不可及的事物，比如天文物体。对于张夏硕而言，不可实际执行，却能促成融贯的活动，这对于实体（或事件）的运用便已足够。尽管融贯的实验活动不能保证实验者在操纵的实体的真实性。你可能不知道你喷的是什么东西，就能喷到什么东西。但这并不是表明哈金试图拯救实在论的努力是徒劳的，只是我们要明确，实体只有在适当的领域是真实的，而不是在任何地方。

操作融贯活动要求科学方法和程序在研究中规范进行，实验设计和执行在实践中清晰明了，科学理论和成果在观测中能够阐明，研究分享与合作在交流中时常践行，从而减少了科研误差和混乱，确保了科学研究的可靠性、有效性。并且操作融贯超脱了自我设限的束缚，在经验领域中，我们可以自由地创造我们喜欢的概念，当然它们需要通过支持融贯的活动来实际验证。通过开放地从实践中学习，而不是躲在舒适的固定观点后面，科学可以了解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真相，在不断地尝试中进化式地发展。

3. 实用主义实在论实现基于复兴的超越

实用主义实在论在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的同时，有以下诸方面的超越：首先，超越了古典实用主义对实践后果的过分关注，将视角聚焦在实践的过程及细节上，借由操作融贯标准的阐释，规避了过往对成功实践的模糊性讨论，由此使隐藏于实践中的知识演进逻辑由隐到显，逐渐清晰。

其次，重构了科学哲学的基本话语，将实践系统作为科学最重要的分析单元。系统的复杂性形塑了积极规范认知多元主义的态度，突破了科学活动单一内在目标的局限。多元的科学系统不再执着于对确定性知识的寻求，为真理赋予了过程性的内涵。

再次，实用主义实在论作为朝向科学的现实叙述，摆脱了实用主义拒绝将不可观察事物理论化的限制，以费耶阿本德的精神无所畏惧地追求知识，扫清了通往不可观察实体探索之路的障碍。

四、实用主义实在论的路径延展

1. 操作融贯性理论未言尽之处

在对张夏硕的实用主义实在论进行评估时，会涉及以下一些问题。人们也许会质疑操作融贯性理论提出的意义，怀疑其是否具有对实体或真理充分的证明价值？因为操作融贯性本身最终也只有通过活动目的的实现才能得到证实，且操作融贯性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就像是张夏硕在著作中举的划火柴的例子，成功点燃火柴依赖于操作融贯或者说动作和谐，但若突然刮来一阵风，火柴没有被成功点燃，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操作融贯性。再假如一个人拿着火柴还没等操作，突然有个闪电击中火柴将其点燃，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成功也并不源于行动本身的融贯性。[17]此外，不融贯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导致成功。由此可见，操作融贯性于成功而言显然不是充分的，甚至也不是必要的。

但执着于操作融贯性与成功之间的充分必

要关系去评判实用主义实在论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于张夏硕而言，所谓证明价值指的是，无论它是一个命题或一个物理对象，它支持我们在世界上最低限度地把事情做对。操作融贯性不一定能确保成功，但却是成功的信号。不融贯的操作不一定就失败，但却是危险的警告。张夏硕想强调的是和谐行动在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操作融贯性从指导科学实践的能力中就获得了它的证明价值，而并不局限于帮助我们取得成功。

尽管如此，张夏硕对于操作融贯性理论的现有陈述确有诸多尚需做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如操作融贯概念仍然略显模糊，其究竟依据怎样的规则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作用？对操作融贯性实践的过分关注，是否会造成对命题性知识的忽视？动态实践与明晰表征究竟是如何勾连的？等等[①]。虽然张夏硕的理论存在一些弱势，但只要稍加修补，他的理论框架就可以被赋予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对此科学实践哲学和现象学的研究能为其从规范性维度和细节层面做一些有益的补充。

2. 与科学实践哲学进路的有机融合

当把实用主义应用于科学哲学时，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就把后者变成了科学实践的哲学。张夏硕的新框架是对过分强调理论而损害实践的回应，这与科学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劳斯所阐释的实践观旨归一致，劳斯亦强调科学应被解释为实践的领域，而非陈述的网络。

张夏硕指出我们的起点受到人类所走的进化道路的强烈限制，而这条道路总体上是积极适应的。如果从进化的模板来思考认知迭代带来的科学进步，那么更好的方式是采用劳斯（Joseph Rouse）的生态位建构理论，它充分承认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动态的、建设性的相互作用。[20] 情境性的生物式互动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成功，就像是科学上的很多成功也都是无意的。科学实践虽然是目标导向的，但如果我们对过程给予更多的关注，就会发现一些结果虽然不利于最初的目标，但仍然值得做进一步的探究。通过改变目标以适应新发现，并不断重复验证，便有机会达至新目标。这在科学史上并不乏见，比如青霉素的发现与第一个塑料的生产等。[17] 通过将操作融贯性与约瑟夫·劳斯所倡导的生物生态位模式相结合，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操作融贯性理论的证明价值与指导实践的能力。

张夏硕着力扫清不必要的对应真理为实践让路，但规范仍是必不可少的。约瑟夫·劳斯从彻底自然主义角度提出的规范性对其是个有益的补充。通过将科学实践视作生物生态位建构的一部分，劳斯强调实践的规范性力量来源于我们与他者、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积极规范认知多元主义由此将进一步阐明科学实践中共识机制的形成。

3. 现象学具身思想的助益

为了让操作融贯性理论更具现实意义，不一定要增加更多的补充条款。填充局部细节也是一个有益的举措。就像是前面关于闪电点燃火柴的这个例子，可能会让人们感到不适，因为这显然是一个极为特殊且难以被重复的特例。由此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旨在追求的显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毫无条件的成功，而应该是更具体的、可以落实到实践中的东西。

实用主义实在论所秉持的操作融贯性有着强烈的现象学旨韵，对于人的操作系统来说，现象学具身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张夏硕强调，为了达至一个确定的目标，我们必须融贯地进行所有的操作。但他没有告诉我们要融贯操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操作融贯性理论的最基本步骤应该是从人的行为角度、从过程维度来理解知识。知识绝不是我们被动接受或偶然发现的东西，而是主动寻求、创造评估得来的。寻求和评估的过程都要受到我们身体行为能力的限制、认知的局域、情境的约束等。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是基于生物基质的，而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强研究员2023年11月25日在第四届全国科学实践哲学学术会议的报告《张夏硕的实用主义科学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看》。

不是机械的。

身体技能与认知协调决定了操作融贯性的成功实践。对此现象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详细地进行解析，为操作融贯性提供有价值的解释模型。

首先，身体对于自我定位及“格式塔转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有以某种方式思考的倾向，这些倾向总与我们的身体有关。梅洛-庞蒂所举的“寓所”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我在寓所里走动时，如果我不知道寓所的每一个外观都来源于我的不同视角，如果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在运动的不同阶段仍保持它的同一性，那么我的寓所向我呈现的不同外观就不可能显现为同一个物体的各种断面。”[21]基于身体的自我定位，我们对外部事物的认知才能得以实际产生。如果我们没有身体感官提供的三维知觉信息，就感知不到三维空间中的穿梭感，没有视角性的实践经验。感知运动技能将事物隐而未显的部分全方位地展现，认知对象的呈现过程就是我们的实践过程。

其次，科学探究本身就是一种人类体验。在目的性人类行动领域中，知识者是积极的、活生生的探究主体。具身式探讨为身体赋予了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内涵，时间性与生成性等多重维度，使行动者的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且感知本身比许多科学哲学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涉及的远不止“五种感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现象学中学到很多，现象学和实用主义之间存在很大的潜在合作空间。”（[6]，p.61）如身体互逆性为彼此理解奠定基础、为经验共享提供可能；“最大把握倾向”对复杂步骤的抽象精简；身体规训对科学实践的规范形塑等等。

此外，现象学不仅关注身体技巧的使用，还强调了实践中文化情境的重要性。为了融贯地做事，我们需要理解和掌握我们的周围环境。知识只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才有意义。身体时刻以自动调节的方式有机融入实践情境，这不仅促发着融贯性的行动，亦强化了科学知识局域性的特征，进一步引发人们对主观事实的关注及对生活世界的动态性解读。

实用主义和现象学都将经验置于分析的中心，实用主义实在论的具身式延展有益于打开操作融贯性中沉默的身体黑箱，将实践交互、默会技能切实地转化为科学演进的积累优势。

结　论

综上可见，古典实用主义让我们直面最真实的生活，去关注直接的前反思经验。新实用主义力图用概念化的方式使实践中的规范由隐到显，逐渐清晰，却削弱了“实践”原本的厚度。张夏硕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则通过对操作融贯性的阐释，开辟了一条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的路径，助力科学哲学超脱语言的束缚回归实践和日常生活。虽然该理论尚有未言尽之处，但借由与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其积极规范认知多元主义将更具规范性意蕴。而通过现象学理论对于经验的严格分析，操作融贯性将拥有更坚实的解释基础与更具体的现实指向，从而拥有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

［参 考 文 献］

[1]Rorty, R.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M].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1999, 95.

[2]周靖、陈亚军. 布兰顿，何种实用主义者？[J]. 世界哲学，2020,（6）: 108–117.

[3]Bradley, F. H., 'On Truth and Practice'[J]. *Mind*, 1904, 13(51): 309–335.

[4]Brandom, R. *Making It Explici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

[5]Brandom, R.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97–122.

[6]Chang, H. *Realism for Realistic People: A New Pragmat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7]Wimsatt, W. C. *Re-engineering Philosophy for Limited Beings: Piecewise Approximations to Realit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8]Bridgman, P. W. 'The Present State of Operationalism'[A], Frank, P. (Ed.) *The Valid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C], MA: Beacon Press. 1956, 75–83.

[9]Cheryl, M. *The American Pragmatist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3, 34.

[10]Chang, H. 'Realism for Realistic People'[J]. *Spontaneous*

Generations: A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8, 9(1): 31–34.

[11]段伟文、黄时进. 可接受的科学: 走向多元主义与新客观主义[J]. 科学与社会, 2015, 5（4）: 70–81.

[12]Guralp, G. 'The Evidence for the Accelerating Universe: Endorsement and Robust Consistency'[J].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20, 10(2): 21.

[13]卡斯滕·哈里斯. 无限与视角[M]. 张卜天 译, 湖南: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4.

[14]Goodman, N. *Ways of World Making*[M].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8, 4.

[15]段伟文、黄时进.可接受的科学:走向多元主义与新客观主义[J]. 科学与社会, 2015, 5（4）: 70–81.

[16]Kitcher, P. *Preludes to Pragmatism: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17]Guralp, G. 'The Evidence for the Accelerating Universe: Endorsement and Robust Consistency'[J].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20, 10(2): 2–22.

[18]Omar, EI. M. 'Probing "Operational Coherence" in Hasok Chang's Pragmatic Realism'[J].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21, 11(4): 1–29.

[19]Chang, H. 'Pragmatism, Perspectivism and the Historicity of Science'[A], Michela, M., McCoy, C. D. (Eds.) *Understanding Perspectivism: Scientifc Challenges and Methodological Prospects Understanding Perspectivism*[C],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20]James, W.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M]. Longmans, Green and Co,1907, 222.

[21]Rouse, J. *Articulating the World: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Scientific Imag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20.

[22]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35.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JDN